单程递归

刚一出小区大门，就听见有人喊着我的名字，我想这一定是幻听。

但是，事与愿违，这个呼唤我名字的人已经戳着我的脊椎站在了我的身后，只等我回过头去。“这次可是学长大意啦！今天的行程表我收下了！”眼前这个雏菊般的笑容正是自称“青果”的，有一点自以为是的我的学妹。“反正也是用我教你的方法弄到的吧？好了，你看一眼你的手机屏幕。”说着，我掏出手机，在列表中选中了一个可执行文件夹。“啊？不会……啊！”在这个可爱小动物的神态由骄傲转向惊慌的途中，她所掏出的那台贴满了贴纸而略显低龄化的手机的屏幕已被乱码所覆盖。啊，顺带一提，这个乱码界面的设计灵感可是dos时代的初代蠕虫病毒呢。“你你你……”学妹的面部血管似乎多于常人，加之皮肤细腻，激动之下已经涨得通红。

随后，在我登上公交车后，青果立刻用被我复原的手机发来“我一定要把你的后门脚本拔掉!”的消息，带着快要溢出来的笑容随着站台渐渐远去。

那是只属于她的，雏菊般的笑容。

青果是我半年前在计算机协会所收的徒弟，“但是都教了她半年了还是没有长进啊……几乎每次完成渗入以后都会忘记收回工具包”我几乎都已经从她对我的入侵中逆向出了她的工具包……虽然逆向结果更加让我生气！因为她几乎是完全沿用了我教她的那一套工具包！

正当我这样想着，口袋中的振动促使我再次掏出手机，来电显示是老张——高中入学的军训时期认识的教官，有些意外，几番心理斗争后我决定接通电话。

通话的过程中，我到达了目的地，挂上电话时，便进入了今天这次出行的正题——祭扫烈士。总之，今天要完成的就是我们全班一学期份的社会实践活动，是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围满了广场舞方阵的烈士塔中走几圈拍几张照，接着在社会实践记录本上盖上烈士陵园办公室的章。在我们这四十多号人完成了上述一连串动作后，便有人提议去划船，考虑到我接下来的行程与躲避青果的需要，我加入了划船大军，离开烈士陵园来到今天的第二个目的地时，已是下午三点。

其实老张第一次的通话中本来将这场会面定在五点，但是在我们划船大军的活动途中，老张的电话又来了，于是在接电话的过程中，身为舵手的我成功的让我们的四人小船撞上了另一组满载着女生的船。接着，在咖啡厅内向我招手的那个身影将我从回忆中回到现实。

老张的文件夹中的内容却让我开始感到不安，里面有着一串熟悉的标识码，我之所以熟悉，正是因为它来源于我。

“你想来点什么？”

“这个文件你是从哪里得到的？”我无视掉老张的询问径直问道，“走吧，去我的工作室。”意识到我与老张之间还有站在已经呆住的服务员后，我向老张提出了借车申请。

我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两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尝试破解质子姐姐所留给我的电脑，我需要知道六年前的八月，在质子姐姐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但硬盘某些部分通过不对称算法进行过加密，对于我而言的唯一办法便是找到这串密钥。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一周前，我在硬盘中找到了一个执行文件，在其运行时会导致系统崩溃，经过追码，我发现它要向一个来历不明的IP进行访问，于是我尝试与这个IP建立通信，但随即发生了严重的脚本错误，几天后我找到了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这个脚本中存在一个单程递归。

递归，是指程序在运行时不断调用自己的行为，这是一种将重复行为转化为多层行为的方法，每一层的数据在运行下一层时都会入栈，若是程序在某一层找到符合条件的结果，程序会自行沿着堆栈层层返回，但是，排除内存大小无法满足堆栈的需求与程序编写错误的可能性，若是所求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答案，那么递归将一直进行到内存溢出导致崩溃，而不会沿原路返回，这便是单程递归。

通过篡改脚本，我解决了单程递归所造成的崩溃，进过一系列的跳转，我得到了一串编码，从编码头可以判断这是密钥，但随即我发现这份密钥无法打开质子姐姐所加密的那部分磁盘，我的调查再次陷入僵局。

我觉得或许是在我访问那个IP时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但是，文件接下来的内容很快让我否定了这个想法，我的心情却因此变得更加沉重。我连忙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颤抖着查找到所需要的信息后，老张马上掉头去往另一个坐标。

之后的两个月里，老张所在的工会帮助我找到了这个组织存在的痕迹。他们得到了一串编码，从编码头可以判断，很明显这是密钥，并且与我所发现的那一串有着类似的结构。将这两串密钥接入那个在质子姐姐的硬盘中找到的执行文件，文件运行了起来。

从复原的数据中，我们得以看到全貌。我们来到了那里，那里有两月前那辆黑色面包车的车主所接到的通告与它的赏金，那里有武器与精神药物的交易，那里还有永不停歇的满足特殊人群的虐待直播。那里是常人所永远无法触及的网络，那里是我曾以为完全与我无关的世界。

在那里，我找到了质子姐姐。

我始终相信我所寻找的真相是存在的，并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但当我明白我并没有理解牺牲的意义时，代价早已远远超出了我所能承受的范围，这场无尽的调查正在变成一次有去无回的单程递归。

两月前我在老张的车里所阅读的那个文件的余下部分，与我的那次访问并无任何关系，相反，这些入侵痕迹明显的指向了另一个人，她在那天我完成访问后，跟着我所留下的痕迹完成了入侵。

“你现在在哪里？”老张的车飞驰着，而我在颤栗中终于拨通了青果学妹的电话。

“学长，你终于发现了吗？”一辆黑色的面包车以更快的速度从左边超过了我们，沿着那辆车前进的方向望去，我看到了拿着手机正兴高采烈的准备向我炫耀战果，迈着小跳步通过斑马线的青果，“学长这个星期三可是登陆了不知名的小网站哦，被我……”

随后在金属折叠声中，通话中断。

左前方，大约十点钟方向，黑色面包车无视了正处于亮起状态的红灯，径直碾压而过。

定稿于2017-05-28

仑质Penxil